



村校记忆

□刘宪权

巫山的云

□向永蓉

推窗，见云，心头甚喜。

遇到雨天，云最是识趣。从对岸巫咸山眉眼处生发，一簇簇顺着山脊铺开，瞬间便在山腰萦绕起一条洁白的丝绦，薄如羽翼，氤氲堆积。渐渐地，山上的云变得厚重起来，转而向下缠绕。不多时，江面已然仙气蒸腾，长江大桥似一道彩虹横卧江上，两岸群山隐去苍翠，城郭廊宇若隐若现，江面上游轮似在天庭穿梭，一声长长的汽笛穿山越水，在这人间仙境中唤起了一缕缕烟火气息。

急雨过后，江面浓云渐去。薄雾漫过十二峰，沾着峡江的潮气，在半空中打个旋，忽而铺成山顶的缟素。风起时最是热闹，云絮被扯成万千条银练，在峡谷里翻涌、在山腰聚散。似白马奔腾，又似玉兔游走，时而撞向峭壁，碎成微云似满天星子；时而又聚成棉絮般的团块，悠悠飘向江面，投下细碎的影子，惹得江水也跟着漾起粼粼云纹。

立于窗前，看云来云去，满眼都是洒脱之态。顷刻间，对墨客骚人笔下的巫山云雨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云本无意，只怪人多情。宋玉的“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元稹的“除却巫山不是云”，之前只当是他们笔下的浪漫情愫，如今仔细琢磨发现，字里行间不只藏着人之深情，也藏着变与不变的最朴素哲学。宋玉有感它变化无穷的表象，因而心生得失之患；元稹在意它始终如一的真本，故而真情难移。巫山云雨之变，本是峡江朝夕气候变迁的自然现象，可是看它的人却将爱恨别离之情赋予它，使得冰冷的自然景观承载了人的悲伤喜乐，让人与云有了共情，从古至今才会被惦记、被喜爱，就如当下的我。

巫山云从不在意形态，朝暮之间，可化作奔涌的浪、轻盈的羽，甚至是神女鬋边的流苏，却始终守着峡江的魂。它从无固定的模样，却永远是巫山的云。世间万物虽未有一刻静止，却在变化中守住了自己的本质。你看它此刻是缠绕山峰的玉带，下一刻便成了掠过江面的轻纱，晴时又是天空的白莲，可无论如何变幻，那抹从夏商飘来的缥缈、那份沾着楚韵的空灵，却从未消散。

千百年间，无数支笔描摹它的姿态，可每一次落笔，都是独一无二的定格。在每位墨客的眼里，巫山的云都带着彼时彼地的心境，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独特体悟。可它又从不被笔墨心境所困，方才还是“行雨”的缠绵，转瞬便是“朝云”的疏朗；前一刻还在峰巅聚成浓墨，下一秒便散作漫山妙曼。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话我相信，世界上绝无两片相同的树叶，巫山的云也从不会有两朵完全相同的形态。你站在巫山的江边看云，眼前的云絮沾着你的呼吸，转眼便被风卷向远方，带着你的目光，融进另一片云里。它在千变万化中保持着独一无二，像极了每个人的人生——我们都在时光里流转，从孩童到少年，从青年到暮年，容貌、心境、境遇都在变，可藏在骨子里的那份个性、那份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却从未改变。

细雨又起，巫山的云又换了模样。它染着黛青山色，渐渐与山影相融，浓密清淡不一，天地晕染一体，四野留下一抹淡淡的轮廓，像画家正在着墨的水墨画。巫山这段云，应是龙骨坡远古夜风渐起，随着三峡时光经纬流动，带着楚山巫水的故事飘然至今，和他日相似，却又截然不同。

如果懂了巫山的云，便会爱上这座城。
(作者系重庆市巫山县作协会员)

20世纪70年代初，我入了村小，有了一个军用挎包般的新书包。这个仿制品引来了小伙伴们的羡慕，他们大多还挎着老旧且打了补丁的布书包上学。

那时农村条件落后，村里没钱修学校，只能将村保管室、会议室改成学校。我们学校在邓家祠堂里，已算不错了。

邓家祠堂依坡而建，前低后高，四面青砖围墙，内设上中下三个大殿。堂前是一块泥地平坝，坝边有一排绿油油的柳树，长长的柳枝随风飘扬。祠堂围墙高度约六米，墙面青苔斑斑，砖缝中还长出了野草。祠堂的大门，门框由粗壮的方形石柱组成，两边石柱上雕刻有长长的对联。祠堂的门槛很高，入学那天，我费了好大劲才迈过去。

祠堂改成村校后，下殿的厢房、上殿的大厅和厢房便成了教室，中殿的厢房则成了教师宿舍。我们一年级新生招了一个班，有三十多名学生。教室就在上殿的大厅里，三面木板墙壁，中间立着四根粗大的圆木柱子，黑板、课桌摆在其间，格外宽敞明亮。

尹来安是我的启蒙老师，五十岁左右，中等身材，一脸络腮胡子，花白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他上课的教具除了课本、粉笔，还有一根与三尺讲台差不多长的教棍。上语文课时，尹老师将生字生词写在黑板上，然后一手拿课本一手拿教棍，从讲台到教室边走边示范朗读课文，随着脚步的节奏摇头晃脑，川味浓浓的朗诵声抑扬顿挫，每一句末字都拖着长长的尾音。尹老师虽自我陶醉在朗读中，却能用眼角余光瞄准开小差的同学，边朗读边走过去，举起教棍敲一下对方的脑袋。小小警告之后，继续朗读直至课文结束。

三年级的时候，尹老师被调到其他学校去了。新来的李国树老师四十出头，瘦高个，平头短发。李老师温和亲切，没有教棍，不体罚学生，用普通话上课，很受我们欢迎。李老师还喜欢打篮球，他争取村里支持在土坝子上安装了简易篮球架，将原来的操场变成了篮球场。以前我们上体育课只是在操场做一下广播体操，然后自由玩耍，李老师的体育课除了做操，还教我们打篮球，让我们体验到了运动的快乐。

那年春季，家乡突发大面积虫灾。李老师领着全班同学去附近生产队地里捉虫子，上一堂有意义的劳动课。我

们的捉虫工具是从家里带来的竹筷和玻璃瓶，可看着胡豆苗、豌豆苗上蠕动的毛毛虫都有点害怕，不敢动手去夹。李老师鼓励大家，并说如果大家表现好，中途休息时就讲一段水浒故事。听说老师要讲故事，我们的积极性马上就被调动起来了。李老师信守承诺，劳动间歇给我们讲了“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一双双小巴掌都拍红了。

学生时代，老师家访是一件大事。下午放学后，老师会时不时安排一次家访，与家长沟通。老师来家里，学生和家长都很高兴，恭恭敬敬地把老师迎进门，递上扇子、端来开水。有的学生家里酿了醪糟，家长还会给老师冲上一碗红糖醪糟水。家庭条件再好一点的，则会用水煮荷包蛋来待客。

腊月间，家里杀年猪，在乡粮站工作的父亲提前一天赶回来，叫我去请老师第二天来家里喝刨猪汤。第二天杀了年猪，母亲和大嫂在灶房忙碌一上午，香喷喷的刨猪汤端上饭桌。老师和父亲端坐上席，全家人举杯向老师敬酒致谢。老师边喝酒吃菜，边表扬我品学兼优。我坐在下方，脸上红红的，心里白是得意。

家里到村校的乡间小道高低不平，不少同学缺少鞋穿，除了冬天平时大多赤脚上学，脚底磨起了厚厚的茧子。

中午一点放学后，我们饿着肚子回到家才能吃上午饭。吃食以苞谷、红苕、洋芋、麦粩等粗粮为主，配上一点蔬菜或咸菜。米饭和肉食，是逢年过节才有的奢侈享受。

即便如此，我们仍像一群快乐的鸟儿。那时上学课程少，作业也不多，放学后我们会约上几个小伙伴一起放牛，或一起打猪草、拾柴火。干完家务活，就是我们玩耍的时间了。我们的玩具很简单，风筝、弹弓、陀螺、铁环、香烟盒、纸飞机等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简单又好玩。我们还喜欢玩集体游戏，比如跳绳、藏猫猫、滚铁环、打水漂等。男孩子胆大，偷偷下河洗澡摸鱼、上树掏鸟窝，惊险又刺激。

一晃离开家乡数十年。去年春节回老家，想去看看当年的村校，没料到村校已撤销好几年了，再也不见当年的影子。那段难忘的经历，成了我最宝贵的记忆。
(作者系重庆市丰都县作协会员)

即便如此，我们仍像一群快乐的鸟儿。那时上学课程少，作业也不多，放学后我们会约上几个小伙伴一起放牛，或一起打猪草、拾柴火。干完家务活，就是我们玩耍的时间了。我们的玩具很简单，风筝、弹弓、陀螺、铁环、香烟盒、纸飞机等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简单又好玩。我们还喜欢玩集体游戏，比如跳绳、藏猫猫、滚铁环、打水漂等。男孩子胆大，偷偷下河洗澡摸鱼、上树掏鸟窝，惊险又刺激。

一晃离开家乡数十年。去年春节回老家，想去看看当年的村校，没料到村校已撤销好几年了，再也不见当年的影子。那段难忘的经历，成了我最宝贵的记忆。
(作者系重庆市丰都县作协会员)

大笔竹丫扫

□王治刚

秋分前夕，我回了趟老家。不知不觉间，行到晒场。旁边的几株野菊花开得正艳，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

晒场是一块天然整石，是祖辈们刨开泥土后建成的。秋阳高照，一大片稻粒静静地卧在石头上，像是镀了一层浅金。几只鸟雀前来偷食，它们快速地啄着谷粒，还不时向四处张望，若有人前来，便如闪电般飞远。这时节，总能在晒场边见到几把竹丫扫。它们静静地立在那里，竹柄近两米长，竹枝蓬松舒展，就像一支大笔。农人们把笔握在手中，或聚谷或扫尘，像是一笔一划在大地上尽情书写着丰收的诗篇。

当稻谷还在田间生长时，农人们就已计划着拥有这样一支大笔了。午后，鸣蝉在树上闹得正欢，父亲拎着柴刀来到屋后的茂密竹林。我领着家里的黄狗，紧随其后。父亲专挑竹龄大些的竹子下手，这样的竹枝才柔韧有力。他用力地挥着柴刀，当刀锋削过竹杈，一根根枝丫应声落地。我把它拖到一旁，空气中弥漫着竹枝清香的气息。砍够一捆，父亲用茅草绳扎紧竹枝，提着往家走。黄狗在前面带路，快活得很。

到家后，我给父亲端来木椅。他把竹枝按长短逐一理开，先挑出几根最粗的做骨架，其余枝丫层层缠绕，就似在编辫子一样。这时，母亲递过浸透的棕绳，父亲用牙咬紧绳的一端，双手在竹枝间来回绕结，不时用膝盖抵住束拢的枝丫。打绳结是有技巧的，先是十字扣固定主干，再绕八字锁紧脉络，然后在收尾处牢牢打个死结。一把新竹丫扫就成形了。

稻谷丰收，新竹丫扫派上了用场。傍晚时分，该收谷了。父亲赤着上身，双手一上一下握定竹柄，腰背挺直，手臂带动扫帚在地面划出饱满的半圆。竹丫扫所过之处，稻谷汇到一处。不一会儿，几个小谷堆就呈现眼前，我和母亲用撮箕把谷粒装入箩筐。父亲去喝水的间隙，我也想试试这竹丫扫的威力。由于个小力弱，我被竹柄带得踉踉跄跄。我踮起脚，伸长胳膊才够得到柄端，一用力，差点摔倒。

每逢偏东雨前，竹丫扫的威力才真正显现：几个汉子并排挥扫，竹丫扫过处，金色的稻谷汇成洪流，不过半炷香时间，整个晒场便清理得干干净净。

如今，稻谷丰收，从收割到烘干全程机械化，晒场已很少用于晾晒谷物，更多时候用作停车场，竹丫扫也少了用武之地。

离开晒场，猛然回头。恍惚间，我似乎看见一支巨笔，正从容地书写那些从未远去的春秋。
(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协副主席)



能懂的诗

走马民间故事

□王明凯

古驿道在此拐了个弯
用一条石板街
把穿逗房和大排档串起来
像一串从明清穿越而来的糖葫芦

葫芦里收藏着戏楼茶馆
茶盖是天，茶托是地
茶碗里浮出走马岗上的龙门阵
一则又一则
还响着古驿道上“得得得”的马蹄声

那位叫魏显德的老人
坐成街头的雕像
篾巴扇摇在手中
看他的徒弟徒孙们
把成千上万则民间故事
从口吐莲花的演讲中娓娓道来

茶馆的门槛磨成月牙
而故事却永远年轻
像攀在石壁上的黄葛树
扎根在一脚踏三县的沃土上
给芝麻开花的生活，带来合不拢嘴的笑声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

诗连筠州(二首)

□龙远信

以马为梦

在黑暗里召回一匹马，召回它
摇摇晃晃的身影，和我们隔世相认，
惺惺相惜
蹄声是凌乱的，一册古籍里
一匹马来到纸上，打着响鼻，吃文字的草
荒野上，磷火一闪一闪的，
一匹马攥紧缰绳
正使劲把陷入绝境的蹄子，拔出来
表情沉闷如先辈，经五道仄
过凌云关，出蜀，入滇
奔驰是奢侈的。它们正夹紧尾巴
越走越远，那些命定的劫数，要一一渡过
由一匹马校正晨昏，上路，上路
天地微茫，一把黑土湿热，
有着马尿隔夜的气味
以马为梦，就是在南丝绸之路上
做一个梦，让苦命的乌蒙马
打道回府，衣锦还乡

题川红茶

我从秀芽故乡来，突然悟出，茶之绿，
茶之红
不是指色相，而是一个故事的
两种叙述方式
沉醉春风的人，云端种茶的人
凭一片嫩芽，便轻松接住不多的世间杂念
去过巡司镇银星村，
在一茶山携秋登高
一眼就认出，开山谣里晃动着
无数川红茶的影子
一杯川红，无数次预演人生的云卷云舒
汤色红润，内心开阔，世界广大
生活之谜，在于自迷
一杯川红，答曰：人生如茶，一汤自醒
是的，爱茶的人，怀有心事的人
在一杯川红里，正自行解开尘世的疙瘩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主席)